

---

## 南正浩：北极冰融背后的风险与机遇

记者：曾济人

---



### 南正浩

现任韩国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涵盖海洋环境治理、跨国海洋环境事务、海洋科技运用等。他为韩国政府海洋政策的制定做出过许多贡献，并作为韩国代表多次出席过东亚海协作体（COBSEA）会议，世界海洋论坛以及北极理事会会议等国际会议。

「人类对危机的认知确实存在滞后。北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很遥远，因此我们对北极未来风险的意识远不及我们对于近海污染这类风险的意识。公众也许在经历极端性与灾难性事件后会意识到环境的脆弱，但那将为时已晚。」

**记者：**今年您分论坛的主题是“‘冰融相见’——北极生态保护中的亚洲角色”。您能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北极所面临的变化及其可能对人类带来的影响吗？

**南正浩：**北极地区现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风险，二是机遇。

风险与危机，主要是北极冰川融化正在改变北极的生态系统，比如说导致鸟类和北极熊等动物的栖息地退化、减少。另外，北极地区内的许多人类活动也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例如碳排放、噪音、石油泄露以及污染等。同时，海水温度上升以及海洋酸化这些从全球其它地方转移而来的问题也在发生。

但这些北极的变化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很多机遇。比方说，由于冰川融化而出现了新的航

---

线。无论是丹麦、芬兰等北极国家，亦或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与韩国，都会从中受益。北极航线将成为连接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新航线。另外，人类也将可以在北极开采丰富的石油资源，进行渔业活动等等。

**记者：**2013 年，包括中韩在内的 5 个亚洲国家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国。有人批判说非北极国家加入北极理事会只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您认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以及您认为亚洲国家能为北极事务做出怎样的贡献？

**南正浩：**显然，追求经济利益是多数人、公司与国家的优先选择。新航路与资源开采的前景都非常诱人。比起环境保护、污染这些议题来说，多数人对经济议题的兴趣要强烈得多。所以，显然非北极国家加入北极理事会的首要动机是为了从北极获得更多经济机会。

但中国与韩国也已准备好通过提供科研能力来帮助保护北极的生态环境，为北极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在北极建立工作组并开展更多的科学研究是亚洲国家参与北极事务的较好方式。

**记者：**您认为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上的权利与义务有哪些呢？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南正浩：**北极的许多区域是属于各个北极国家的，包括许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北极国家有明确的权利去利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资源与空间。任何其它国家对此都无权侵犯。

而非北极国家的权利则来源于“联系”。这种“联系”往往与鲸、海豹、鲨鱼、鸟类等迁徙性动物有关。比如说，人类在北极进行能源开发可能造成鸟类栖息地破坏这样的生态系统损害，那么其影响就会传到世界的其它地方，比如中国与韩国。这是一种我们能看到与解释的联系，而在北极与非北极地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它未知的联系。因此，非北极国家有权阻止北极国家损害北极地区。这种联系就是非北极国家的权利来源。

---

所以，北极国家更有责任保护北极地区内的生态环境，而其它国家则有权去督促北极国家这么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北极国家有权干涉北极国家辖区范围内的事务。

但是，对于生态联系有认知，并不意味着北极与非北极国家就有了清晰分配的保护任务。北极地区的环境保护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记者：**说到提升公众意识，有人认为人类在采取措施缓解环境变化之前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滞后现象，也许要直到某些灾难性事件造成巨大损失之后，我们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南正浩：**人类对危机的认知确实存在着滞后。北极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很遥远，人们对于北极的认识很少，因此我们对北极未来风险的意识远不及我们对于近海污染这类风险的意识。公众也许在经历极端性与灾难性事件后会意识到环境的脆弱，但那将为时已晚。现在确实有人关注环境保护问题，但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记者：**讲到未来风险，2013 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北极永久冻土的融化可能向大气中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加速全球变暖，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您认为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吗？

**南正浩：**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在韩国也是一个研究焦点。没错，更多温室气体的释放正在发生，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快。但由于问题的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环境因素之间的隐藏联系，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准确的预测。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2007 年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提出海平面已经上升了 59 厘米，而这个数字在 2013 年第五次评估报告中就飙升到了 82 厘米。所以毫无疑问海平面正在加速上升，而我们也不知道第六次评估报告会给出什么结果。所以尽管“加速”不等于“快速”，但我个人认为未来确实将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

但这里我想说清楚两点，一是北极冰融是缓慢的，海冰在 2050 年前不会消失。另一点是融化主因是全球变暖，而非北极地区内的人类活动。当然资源开采等活动也会一定程度上

---

引起融化，但只要这些活动被限定在特定地点与季节，其影响就是很有限的，远比不上全球变暖。

**记者：**那么要规范人类在北极的活动的話，您认为我们是否需要国际性的立法或者公约呢？

**南正浩：**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我认为北极国家应该不会同意达成约束性的国际公约。它们愿意在北极问题上有各自的立场。由于北极的很多地区是被不同的国家所支配的，我认为它们不会想建立新的国际公约。

另外，要建立规章去限制能源、船舶公司在北极地区内的活动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仍然缺乏关于人类活动对北极影响的确切证据。不过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管理体系，我们称之为预防措施，以防灾难性事件发生。同时我们也需要建立环境评估系统。这些是一些基于我们现有的科学发现与科学技术的策略，而不是立法或者规章，它们之间还是有微妙的区别的。

**记者：**那么您认为各个国家之间可以怎样合作来更好地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呢？以及建立和维持这种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南正浩：**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开展科学方面的国际合作。另一建议是我们可以基于生态联系来建立跨国界的保护区网络。

以北极理事会的北极动植物保护工作组（CAFF）为例，CAFF 的一个目标就是保护鸟类。有些鸟类会从澳大利亚出发，飞过中国与韩国，最终迁徙到北极地区。这就是一种生态联系。CAFF 在几乎所有在这些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国家都建立了保护区，比如说韩国就有这样的鸟类栖息地保护区。类似的，我认为由不同国家合作建立海洋保护网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这类行动可能遇到的困难，就是这样的协作网络需要立足于真实存在的生态联系上，而人为的政治性网络则可能没法持续那么久，因为它缺乏维系网络的媒介。真实的生态联系中有媒介把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比如说鸟，使得网络易于维系。然而，人为的网络可能易于建立，却因为缺乏具体媒介而难以维持。不同的文化、利益与政策都可能阻碍网络的维系。

---

**记者：**最后，您对于北极冰川融化问题与其它北极问题总体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呢？您对北极的未来怎么看？

**南正浩：**在冰川融化问题上，我还是有一点乐观的，因为冰川融化比较慢，新航路直到2050年前都不会开辟。而能源开采也受限于冰川融化的程度。

尽管我个人认为未来会有些不可避免的损失，我仍然相信人类，相信人类的力量，相信人类能够制定出相应对策来缓解甚至消除北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